

林



青春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QINGCHUN MENGXING

梦醒

王尚政作品集

QINGCHUN MENGXING

王尚政作品集

青春

梦醒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梦醒:王尚政作品集/王尚政著. - 北京: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2000.8

ISBN 7-5057-1631-X

I. 青… II. 王…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3899 号

书名	青春梦醒
作者	王尚政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62000 字
版次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1631-X/I·428
定价	18.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目 录

香江随笔

我的香港缘.....	3
生命的承诺.....	15
赤湾抒怀.....	22
亲情·恋情.....	25
厦门之恋.....	28
椰树.....	31
有情饮水饱.....	33
花园里的悄悄话.....	42

旅游撷华

太湖边上思悠悠.....	54
京口瓜洲一水间.....	59
台湾游踪.....	67

走在天堂与地狱的边缘	80
布吉岛的沉思	92

谈天说地

诚邀假胡儿们谈心	101
“圣”辩	108
谈诗说文嗑兴乎来	112
知识通往心灵的脉络	120
谬论香港专栏	122
让心闲下来	127
人蚁之间的猜想	130

缪斯之页

亲爱的乡人	137
灯前	139
探情	140
毁掉它	143
旅店搬家	145
旅榕抒怀	148

快乐的盗窃者	150
窗台的呐喊	153
致笼中鸟	154
心声	157
还我河山(诗剧)	160

小说选刊

法官大人恩典(短篇)	171
青春梦醒(中篇)	179
逝水余波(长篇节选)	210

香江隨筆

我的香港缘

……只有百变的香港人，却有从不变的中国心

小时候，我便依稀晓得，在家乡南面出海好远好远的一个岛叫香港，于百多年前，被“英黎仔”海盗占住了（注），清朝还和他签了一张长年的卖身约。在我童年的模糊意识里，有一年，有个穿花衣服的姐姐跟随他的父亲回来过家乡一次，听说便是从那个遥远的岛来的。姐姐的涂红的嘴唇最吸引我的注意，而她的父亲，个子矮小，常来和我父亲称兄道弟的坐谈半日，我除了叫他“邦叔”以外，就没留下什么印象了。

没料到，我长大后，和姐姐的家竟有了愈来愈频繁的过往，我和香港的缘似断又连几度，更想不到现在的我，已定居于此，成了香港的永久居民了。

第一次路过香港，记得是在抗战的第二年，即是 1938 年的春天。机翼上贴着膏药旗的日本飞机，成日在我们屋顶上盘旋吼叫着。我们一家和许多逃难的人一样，仓皇拥上一艘叫什么丹尼的船逃难到香港，就暂住在父亲的那个堂亲邦叔的家里。他家除了我见过的两个姐姐之外，还有个背书包的妹妹，

她们放学回来，便在大厅里帮着母亲做一些从工厂拿回来的手工。当她们把做完的货送回工厂去时，我借此跟着她们出门。于是我便能看到海边停泊着许多有桅杆的船，船上有戴圆竹笠、笠边垂着黑布巾的妇女，这在家乡的海边也常见到的。而后走到大街上，有在两条铁轨上行走的电车，是我第一次见到的；而我却最喜欢跟着那疾驰而去的汽车后面跑，闻着那一股香气袭人的烟，似觉得我也将以此力气冲刺在未来的人生路上。但是当我停下来，好奇地看着当街骑楼下，倚门站着三三两两浓抹盛装的女人，前面有一两个穿黑绸衫的妈妈，不断和过往的路人招呼着说些什么，邦叔家的三姐妹便催着我快走，并且都像没有听到一样，没人回答我的问话，只有小妹妹推我一下，说声：“蠢呆的！”

这就是我初识香港的印象。三五天后，我们一家人又乘大船出洋到吕宋去。邦叔送我们到码头，临别时，我老爹忽然悲从中来，对邦叔说：“此去汪洋万里，此身怕要葬身异域了。”邦叔说：“勿说那晦气话！你到外面如住得不舒坦，只管回到我这里。虽是破房子，也挤得出一间。日本鬼占到中国来，这里还是英黎仔管着，无事的。有朝一日，国家强了，咱们兄弟再一起回家乡去！”

爸爸说：“盼是这么盼，战争最无情的。你这里怕也不是万全之地，你早晚也要做个打算。”

我第二次踏足香港，已是太平洋战争结束，抗战胜利却又国内战争正在进行决战的时刻。我们一批旅菲年轻人，经历了太平洋战争的洗礼，正意气风发，奔赴祖国解放的战场，而香港就成了我们落脚的地方。于是我又来到邦叔的家。见面的

时候，我给鬓边有了白发的邦叔报告家父到了吕宋，郁郁不得志，翌年就去世的消息。邦叔听了自不免一番唏嘘：“这都要算在鬼子的账上。”

我那时才知道邦叔住家的地方叫干诺道，向着海叫维多利亚港，是香港开埠较早的街道。如今邦叔的厅里摆着一张长桌，桌上放着几匹不同颜色的布，桌一边有两架缝纫机。三个姊妹都长高了，分头在裁剪、车衣，忙个不停。我们男男女女一行人，正需要各做一套行军的灰色衣服，便央请邦叔姊妹们赶时间帮我们度身订造。我们的华姐更要多做一件棉大衣，早晚好作被盖。邦叔家姊妹满口答应了，当晚还请我们去一家佛堂吃素面。去时要从西环坐电车到北角，吃完面，又从北角坐回西环。面不觉有何特别，沿路却看尽中环、湾仔、铜锣湾的夜间市色。后来才知道这就是香港岛上的先民们于十九世纪就开发的四环遗踪。一百年后，它们的名字依然顺序排列着：西环，上环，中环，而下环则延伸为今日的湾仔、铜锣湾。

这一次，在香港呆了经月，我们那一行人陆续分头走路，大部分人徒步进入东江。时届深秋，华姐的那件棉大衣正好用得着了。我则因患重感冒，未能赶上大队，于一星期后和另一批人乘船通过波涛汹涌和战火封锁的台湾海峡到达厦门。出发那天，我和邦叔一家人告别，邦叔依依不舍地说：“年轻人，你们走的路是对的。就当是你们先回去，帮助把祖家料理好！我盼着有一天，这把老骨头也要回去的。”

倒没料到，料理祖家也不是容易的事。大炼钢铁的狂潮之后，便有三年的“吃薯叶”的苦难。母亲从菲律宾来到香港，专程来看我这个从内地请假出来的坎坷儿子，和居然在吃树叶的

苦难中成了家的她的媳妇。我们照样在邦叔家会面，母亲把我看了又看，似没失落什么，才放心地笑了，转过去拉着新媳妇的手，翻来转去地抚摩几下说：“这可是会做工的手，好，好！”也释怀了。

邦叔家的大厅还是那张长长的大桌，但角落里的缝纫机又多了几架。长桌上除了布匹和剪刀、度尺外，还摆着奶粉、白糖、猪油……这些令人眼馋的东西。三个姊妹都长成人了，摆动着美丽的头发和身段，忙着应接客人和装点一箱子物品寄往内地。

我们这趟来香港，只有一个月假期，因纯是会见母亲，没有其他任务，便也住得自在悠然。逢星期天或假日，邦叔一家人便轮流陪着我们去看一些名胜胜地。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到岛南的石澳港，赤柱湾。他们全家都来了，邦婶和我母亲手牵手，四只金莲小脚细心地踩印在石澳的大片沙滩里。三姊妹则攀登上黝黑的岩石，在腾空的飞浪里欢快地唱着：“……家山呀，北望，泪呀泪沾襟，小妹妹想郎直到今，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赤柱湾则呈现着苍茫凄迷的海天，这时邦叔指着湾外的远方低声地说：“据说，当年英黎仔的第一艘军舰就是开进这湾里来的，几个水兵上岸吃酒闹事，欺负妇女，被我们镇上一个高大威猛的村民，揪住青色的领带，惩戒得跪地求饶……”

这时三姊妹陆续下到水里游泳，不时传来朗朗的嬉笑声，岸上的邦婶则指指点点着北面湾畔山间一片错落有序的豪华住宅，向我母亲述说这几年的变迁。邦叔缄默了一会，然后慨叹一声说：“香港像一个被人遗弃、欺凌的孩子，但不管怎样苦命，他还是一年一年长大了。这片别墅、群厦，都是在你回去这

几年建起来的，从前只是一片荒草、乱石岗。自古以来就传说着赤柱山的故事：山上什么都不长，只长起来一株很高很大的木棉树。某一年，刮来了一阵强飓风，把它袭击得遍体鳞伤，枝叶扫尽，树身的皮也剥落脱净，惟主干却巍然屹立，远看去，犹如这海岛上一根又粗又赤的顶天大柱……”

我冲口而出地说：“莫不是这根顶天柱子就化作了那个高大勇敢、揪住英国水兵胸口的赤柱原居民？”

邦叔连声赞道：“说得好，说得好。”

从此，我脑海里的早年香港图画便印下了高山上一株英雄树和大海边一个威武高大的赤柱原居民。

回家时，我一路称赞香港好地方，好山好水。三姊妹接口说：“那欢迎哥哥就落来香港住。”大姊二姊都紧跟着说好。我太太在一旁却笑着拆穿我的葫芦说：“他就是这样，每次到了内地一个新地方，就赞那个地方好，到了西湖，就说在西湖边盖个房子；上了张家界，就看中了桃花源，要在那里落户……”

在一片笑声里，邦叔却正经地说：“伯母要有意思，不如就让侄儿媳妇来香港住，早晚要见面方便得多。趁现在他们到了市区，要办居留手续也简单，明天我去帮他们报个户口，每人十块钱。”

我母亲听得只频频点头。我看事情愈说愈真，忙摇头说：“不行，不行，我们只请了一个月的假的。”

那时心里想：“香港再好，也是在外人管辖，我怎能在这里居留？”

谁能料到，在经历了漫长岁月——暴风骤雨的“文化大革命”、三年下放农村，又回到了白云深处、东海之滨的厦门故

乡。屹立在岩仔山顶沐浴江风海涛、抒发胸中块垒的时候，忽然从遥远南方彤云密布的断层里传来一霎闪电，一封急电来到：“母亲病重，即来香港待命。”

我再来到香港，距上次已有十八年时间。

邦叔的家有了很大变化：邦婶已过世了七八年，两个姊姊已先后结了婚，有了孩子，为了工作方便，都先后搬到外面居住。大姊在深水埗经营一间制衣厂，二姊则涉足于地产经纪，独是三妹还是单挑一身，陪着老邦叔住守在这座已有三四十年历史的唐楼一层。如今厅里已重新装修过，老长桌、针车不见了，粉红色的新柜台换上了一系列的彩电、音响。有一副好歌喉的三妹，正在吊着嗓子高歌，见到我们戛然停止了。邦叔从里间出来，还穿着一身灰色的唐装，佝偻着身子，一时认不出来。倒是他先招呼我们：“你们来了，好，好，你的母亲有一封信。”他从老远递过来，让我看完了，又说，“我已照她老人家的吩咐，给你们看好了一套房子，就在我家后面不远。阿妹，你带哥哥们去你二姊地铺那里，办个手续，拿了钥匙去看房子。”

原来母亲的信里已自交代邦叔觅好一个单元让我们在香港住下，以便办好手续随时可去菲律宾看她。母亲时常发疼的胃发现有个肿瘤，医生诊断必须开刀。母亲自知这是一个大劫，定要我们出来见她一面。但此时移港的手续已不像十多年前那样方便，我们十天半个月便得往移民局跑，好不容易拿到绿印了，又不得办理去菲签证。母亲等不到我们去，就离世了。我们直到住满了半年，又通过特殊途径，才去到岷市羲山的母亲墓前祭奠，抓了一把香港的红土代替家乡的泥土撒在父母亲墓上。如今想来，这倒是做得对了，香港的土地即是中国的土地。十天后，我们又回到香港。

就这样，我们住了下来，一住十八年，我们早已成了香港永久居民。这中间，却经历了几许感情波澜，颇值得回顾的。

起初两三年，总住得有些疙疙瘩瘩的：去邮局里寄封挂号信，信封上某省某市某地明明写得清楚明白，却不肯接受。原来非得在前面加上“中国”两字不可。早晚买份“大公”、“新晚”，拿在公共场所看，都看得不自在，看完了还得学着人家偷偷塞进垃圾筒里，只因它们被视为“有色彩”的。在日常生活里经常听到一些令我似懂非懂的语言装饰：一会儿是 Sweet 一会儿是 Sexy……这种类属高层的有 Face 人士的讲话方式，也颇使这些刚到贵境的新移民困惑。但是我终也渐渐接触到了同一中华民族血缘的一些东西，而使我日渐溶入于广大香港居民的生活中。记忆犹新的一次，我和太太重访海浪腾空如万马戏水的东南石澳港，这次我们还穿越座落于东边山上的别墅群，走向那延伸到屹立于海中的一个亭子。那时是六月夏天的一个正午，火辣辣的够受。这时亭子里有十来个穿制服的男女学生，刚吃过野餐，几个人正在熄灭石头圈子里的炉火，收拾杯盘炊具；大多数人则坐在亭子四周的石栏上喝水、消凉。我们挤进亭子的一角，擦着汗，背朝他们望着那无遮无拦的空旷南海，海面吹来的丝丝微风也是热的，还带点咸味，我们不禁都舔嘴唇。这时候，后面忽然传来流水般清甜而透明的声音：“先生，你喝水吗？”我回过身，看见一个剪短发、穿浅绿色校服的小姑娘，带着羞涩的眼光，捧着盛满清水的一个塑料杯子站在我面前。我有点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接过杯子，一口气就喝完。小姑娘又拿了一樽水瓶往我杯子里倒。我笑了，小姑娘笑了，正在饮着另一杯水的我太太笑得喷开一口水，周围的同学跟着也笑了。这是真正的善意的亲人一样的笑。他

们走时，用天真的带点羞涩的眼光对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而我只是喃喃地说着：“你们真好，你们真好……”那时我在香港住了快三个月，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好的青少年，心里挺乐的：香港并不都是像银元那样冷冰冰的世界！我这种好心情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的另外一次颇深的感触，便是去邦叔家里，巧遇上三姊妹都在一起，争论着：要不要去申请英国属地公民 BNO 护照？两个姊姊都说这样方便旅行，省却许多签证的麻烦。妹妹却坚持着像父亲一样，只用香港人的 CI。大姊说：“何必这么死脑筋呢？”妹妹说：“人家中意怎就怎，你管得着？”说着说着，竟都有些意气起来。后来还是邦叔出来说话，道：“如今世界潮流，各地华侨入籍外国的也都平常了，入了美国籍，还不是叫美籍华人么！所以你们为了做生意和旅行方便，去拿个 BNO 护照，都可以的。我们老一辈的，少出门，再说，想着要在表上写上英国属地公民，心里总有些别别扭扭的。我们从小到大，从头到脚，从脑透心，坐立都是中国人惯了，就不要去申请外国的什么了。至于你们妹妹，她爱怎么就怎么，由她了，人各有志么。”

前一件事，通过那一杯清水，使我看到溯源于古老的黄河长江所孕育的传统道德文化，依然体现在历受一百多年的殖民沧桑的香港人身上，闪烁发光从不灭；后一件事，叫我认识到只有百变的香港人，却有从不变的中国心。但真正使我睁开眼睛，看到世界的，是邓小平 1979 年出访美国后的谈话：“关起门，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那篇报道他和美国总统的对话，多生动。卡特说：“中国应该让更多的人出来。”小平回他：“给你一千万人怎么样？”这气势，直叫卡特听

得目瞪口呆。我当时想：我现在出来香港，少也算得出来一半了，也就是占了先机，做了一千万人中的一个。我该如何先给自己打开这扇关闭的门户呢？

就像是一百多年来的香港历史忽然荟萃来到这里：中国吹动了改革开放的春风，一阵又一阵；而香港回归的号角，由远而近。1982年11月19日，春雷一声，北京向全世界公布中英签署了关于香港的联合声明。隔天一早我就接到了邦叔的电话：“你看到报纸了，看到了……我昨天就听到广播，夜里睡不着，总想着，我今年七十多岁了，三个女儿都已独立了，我无牵无挂，本来打算回归故里，叶落归根。但现在我有了新的打算：我要继续留在这里，留在香港，亲眼看看九七香港回归！那还有十几年哪，要是老天不作美，等不到那一天，我也不遗憾。我在香港有半个世纪，这把老骨头留在这，也是留在唐山地，犹如留在故土一样。你说我这番打算合不合情理？”

我连连说：“邦叔，你的境界豁达，你的话句句都说到我小辈人心上啦！”

从此后，我便心平气和地在香港住下来。闲来登太平山漫步，仿佛觉得如同在家乡的万石岩四周逡巡；我随意立足中环或尖东海旁，展望涌动繁忙的维多利亚港，不禁就溶入在厦鼓海滨放眼鹭江归帆的景像。闲中，我回去探望故乡，一次又一次，觉得故乡愈来愈和香港一样了：都有许多高楼大厦，商场，迪斯科，宽阔的马路，交织的立交桥，上有川流不息的的士、双层巴士、各国的名牌轿车……我甚至感到有点厌倦，不要都那么一样，都一个模式吧，故乡和香江，都是我的家园，我的亲人，你们各自遵循生命的基因去发展灿烂辉煌吧！